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。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## 校長視野

上月，我的拙著《繁言心箋》於書展期間出版，此書輯錄了我過去一年於《東周刊》及《英文虎報》發表的精選文章，希望與各位分享我的見聞心思。我亦應香港貿發局之邀，在書展主持講座，談談各國創新文化大不同，並邀來恒隆地產行政總裁陳南祿擔任嘉賓，他曾任國泰行政總裁，出版過多本旅遊文學，與這位旅遊達人對談，定必更有內涵與趣味。

陳南祿留意到我在各地不同大學擔任校董，當中最引起他興趣就是沙地阿拉伯。六年前，我應邀擔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董至今，當地國王在石油大國興建科技大學的目的，不僅僅為推動科技與教育，更是為當地社會帶來劃時代的改革。當地給人的感覺男尊女卑，但國王在該校放寬部分伊斯蘭教規條，女生除可接受教育，更不用披面紗，男女生可一同上課，間接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。

另一中東國家以色列稱得上創科大國，當地政府積極推動創意產業，籌建共用工作空間鼓勵年輕人創業，官產學研共同打造有效生態系統，還吸引不少港商投資以色列科技。猶太人的文化傳統、教育及家庭觀念等在某种程度上與中國人相近，我經常以香港與以色列作比較，兩地人口及大學數量相若，條件各有千秋，但為何人家可以走得這麼前？以色列其實都只是近二三十年才開始發展創科，但事實證明有心唔怕遲。

陳南祿問我如何看待港人旅遊熱門勝地，同為另一科技強國的日本，我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起，科技實力有目共睹，亦出產了不少諾貝爾獎得主，但創新與國際化方面卻略顯不足。還記得當年在

# 遍地足跡看創新

學讀書時，讀科技的我感到前路茫茫，很羨慕日本同學都早已獲日本大公司聘請，當地太便利於本地人發展，較抗拒對外發展，但其實這是日本的弱點。大概因為冒險精神並非日本主流文化，日本的創業率僅有1%。想深一層，生活得太舒服其實是個陷阱，這會逐漸磨蝕人們要上進的鬥心，日本看來不太想走出comfort zone，要經濟復甦，看來需要時間去鼓勵新一代跳出那思想框框。

為免講座過於嚴肅，陳南祿就問有關我的旅遊經歷。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九十年代的經歷：在正值改變的蘇聯，食物供應被截斷，去到餐室竟只有魚子醬、雞蛋與番茄；曾身處因宗教糾紛引起大暴動的印度，當地人以安全理由阻止我離開酒店外出。我以學術身份走訪兩地，卻因緣際會親身經歷因政治及宗教糾紛引起世界動盪，感受良多。回歸前，有次我到挪威開會，致電挪威領事館申請簽證，領事館的人竟誤以為香港護照等同英國護照，還叫我不需簽證，結果去到挪威轉機之際我被阻止入關，要補辦簽證，延誤我原定的會議，這在當時勾起一些我對身份認同的疑惑。

踏遍多國，發現很多地方在創科發展都迎頭趕上，甚至超越香港，那香港怎樣才能力挽狂瀾？當中牽涉的很多都是人為障礙，這都是有決心就能解決的。培養創科文化沒有公式，我們需要創立一個文化生態環境，擁有世界觀，雖然每個地方的文化背景及成功條件都不同，但起碼香港可以借鏡反思。

